

CNL 3149/9282.8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11 1929

5

CNL 3149/9282.83

直隸州志

卷五

藝文

記

引

揭

書

傳

文

誌銘

序

類

忻州志卷五

知州寶容遂編輯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印

藝文記

脩忻州廟學記

明陳璧 御史

忻州廟學枕城坤隅之丸原岡晉天福初建元皇慶初脩
至我皇明撫運之三年守侯鍾友諒重脩宣德天順間
學正楊君璫守夏侯至明亦次第緝入今年遠不撐風
雨而規制亦卑隘罔稱具瞻成化戊戌秋劉侯以鄉進
士來守粵明年賦平民足以新廟學為已任凡俸給之
餘與夫材用自公而入者積歲有五得錢若干緡殆可

以有爲也乃謀諸僚佐與司教者或以歲饑請緩侯曰
百工之需余預有處矧民食方艱而興作以資未技亦
古人救荒之一道也於是羣言允叶檄諸任職陰陽生
張翽而時視之其凡用之售受於官者悉厚於私家而
人皆得以食其業不待風厲而樂爲之恐後未期年自
禮殿講堂而廡而齋而重門與夫廩庫庖湍牲牢祭品
悉煥然改觀復於殿東西闢地可三十武戟門外東西
市民地畝二十有奇繚以周垣宏壯爽塏實自今始邦
之士夫者稚咸多太守之義曰是能體我皇上端本風
化之意而掖我邦人於道也司教延長蘓君敬館陶孫

君誼以書具其事來告願有以記之璧不腆乃謂天下
郡邑莫不有學有學必有廟廟以崇奉孔子學以長育
人才俾學孔子之道也然而道在六經卽孟子所謂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三代
之學皆所以明此也學之士苟能潛心此經明得此道
一一體驗諸身出爲時用上而贊皇猷下而復黎庶斯
爲明體適用者若或外此而徒事剽竊記誦以爲利祿
之媒是自棄於孔門矣太守作興之意能不負耶况前
此守者多曰難治徃徃未久輒罷去今侯獨久於此且
能崇飾廟學公無所侵私無所費足以安神靈作士氣

而時之饑者復得以濟皆可書勳武守名清字源潔世爲山東壽張人其爲政賢而有聲將來必有爲侯大書者此特一事云

改建忻州廟學記

明李東陽 侍郎

有來自西談太原府忻州廟學之美者謂其地勢高爽構結闕壯廟之中屹然而聳立者爲大成殿其旁翼然而列者爲兩廡峙於其前者爲戟門又爲櫺星門學之中爲明倫堂旁爲三齋後爲尊經閣後之旁爲射圃四散而周環者肄誦之室委積之所爲庖爲滷視舊學秋隘敝陋其爲善不啻倍之環山以西稱州縣學者莫加焉

未幾州學學正王佐訓導張垣率其諸生以請予曰此吾王侯之績也蓋自侯之來知是州屬意廟學圖革其故而新之臬副陳公分巡茲土力贊其決且爲相此善地略規定之而王侯籍會官帑慮有弗給重煩民不欲有所徵適發地得藏錢十萬曰此可以供役矣物計而工給之沛然有餘而又採木代石皆躬入林谷手閱書簿累時閱歲而後終事此學之所由以成也夫其廢之久而成之若是難則爲役不可以不記吾徒之爲師生者願有請也予惟學之道有本有具窮理力行進德脩業其本也教有法名有籍用有器其具也顧又有地焉

然非離喧避俗之爲羣高堂廣室之爲居閎遠巨麗之爲觀足以一志慮移習養則雖勢驅力禁強而使之學亦散渙流蕩而不可得是所謂地又其急者也爲士者盍亦思之乎擇其所從入猶擇地也挾詩書操文藝以爲業猶治具也日省時察反而求諸身心之間推之家庭及於邦國者皆執此以徃非本之可恃者乎此其精粗內外固有次第必並舉而不可偏廢然後足以爲成人上之所教下之所學也嗚呼茲學脩而士之爲學者亦知所勵矣向之玩歲廢業無所恃以爲成者猶可以自諉乎哉王侯之爲用也䟽兩河立四倉興利去弊庶務畢舉而又躬率生徒示之程督以爲勸懲誠志乎言之所謂富教者其所脩治宜不止於地與具也用併書以俟陳公名金壬辰進士王侯名軒宏治丁未進士工始於癸丑之夏成於甲寅之冬而記於乙卯九月之望云

改增學門射圃明道堂記

黨承志 通政

吾州廟學北負城垣前臨通衢地位軒敞規模宏壯斯亦美矣第堂齋直禮殿後廡舍巒路俱右東無餘地或謂形勢偏倚宜東拓地改巒路於左以尙文明增立射圃爲觀德游藝之所以備禮制庶左右有稱而形勢爲善

顧久無以爲事者迨今嘉靖己亥學正徐宗堯始建議於巡撫中川陳公公昔以中秘改御史副臬督學於斯聞議慨然曰是吾意也不寧惟是牧馬水射城東南維乃沴此文德方位不帝爲城患而已吾欲作隄障之俾東北去責諸蒞州事者是役也爾其圖之於是宗堯卽詢其地之主太學生胡元正諸生郭希儀楊希哲論將易其隙地元正等卽捐地於學東西廣九丈南北袤五十丈皆不受直重公命且尙義也於是遂湮塹築垣改闢黌路門自西移建焉又於東重垣之以爲射圃撤廢寺材作亭於中扁曰觀德作講堂於明倫堂之右扁曰

明道大門扁曰學門外東西坊榜曰成德達材皆申川公書也旣易新規復增賁飾居然改觀士庶胥悅又以餘力脩葺祠宇補繕號舍凡所未備將次第舉焉初徐子來官欲肅教約以淑多士乃厲操矯俗盡却東脩禮餽旣而以義不可辭者乃藉儲之以需義舉若周急助喪繕脩之類須焉至是乃以所儲爲工力財物之費訓導仇仁溥尙詔意合志同皆捐俸贊襄而諸生及宗藩縉紳富室亦有出貲以相其役者故不費官不役民甫三月而功告成公謂不可無記俾屬余爲之余爲學校育才之地正方位斯形勝完嚴氣象斯精神萃備禮制

斯教養至時振作斯進脩勤如是則文運亨而人才出矣乃今者改建作新意也則我中承嘉惠之德徐子輩祇勤之勲諸生可忘所望而負諸若夫障水護城厥績尤劇則州守魏君瀾同知趙叔度判官陳朝翰吏目白緝宗所致力焉者此皆公命一時事且亦有係於學故併及之

重脩城垣記

名 缺

吾郡密邇邊陲恒虞虜患備禦保安實惟守是賴郡太守約吾周侯下車卽以此爲首務築濬垣塹增設敵臺時以無恐三稔矣今秋霖雨大作垣毀十之六七不可以

守計脩築工甚鉅財費不貲猝難爲理謀報虜寇雁門人情洶懼若朝夕不保者公舒徐相度曰是吾責也安可以難避乃極力任之遂徧白於當道旣得請號於衆曰今日之事如救焚拯溺勢不可緩吾誓以公勤率勵爾衆期速集事無怠乃下令城中無問士民計問架坐夫有差輸金雇役鄉民量取三之一役其力有罪者罰作令下衆踴躍赴功宗室仕族亦分工備直以相厥成功晝夜處城垣躬親督視且守且築於是受直應役者如雲衆力不作百堵齊興馨鼓之聲朝暮不辍旬日而大壞者完浹辰而半頽者葺補苴孔鑄增培卑狹繕脩

堞櫓逾月而訖工峻壯厚堅數倍於前足垂永久矣是役也侯綱維之而分理者吏目溫世明博士張九叙張軒王寧郎鏗皆協力贊襄均著勞勩團保焦雷徐虎等則奉令執役括金募工收支惟謹者也計工凡數百處度萬餘丈用夫役幾三千名功告成屬予爲記余惟當危急之秋興重大之役乃能舉動無違整暇有序而速底績焉救時勢之艱難奠人情之搖杌自非威信素孚識量堅定曷能爾哉昔魯侯築費於夷戎並興之時齊桓城邢於狄患方殷之際詩書春秋具載以美厥績今公之舉詎異是也惡可弗志乃爲之記

重修州城記

明 余繼登 侍序

忻州於古爲陽曲外控雲谷內蔽全省最稱要害而地勢平曠無河山爲之關閘虜闌入憑城爲守城僅築土爲之易於墮壞至嘉靖之季虜無歲不內訌忻父老子弟時苦蹂躪蕭然不支矣議者屢欲甃以磚石而蒿目瘡痍之民不任吏役又官無見緡議輒寢比和虜後益復因循二十餘年郊無壘州無城城無守禦之備境垣蔽甲以待市而不虞其變萬歷丙申巡撫中丞魏公行部至忻慨然太息亟令主者揣厚薄度崇卑量經費凡旣具矣與督府王公合疏以開報可則先斥酒稅數千金

爲經費而部使者治兵使者暨郡守以下各蒐其贖緩
若大盈庫糧銀佐之力因戍卒食因月餉費出自公物
給以直上不煩科徵下不虞賠累經始於萬曆二十四
年四月訖工於二十六年十月城高四丈二尺石基八
尺周二千一百九十丈樓櫓睥睨靡弗壯麗役兵壯三
千人糜金錢二萬六千七百有奇工竣署寧武道事叅
白易君忻守張子具始末請紀其事蓋自子通籍見封
疆之臣無歲不報脩築之功無人不受脩築之賞至於
足稱金湯足資保障者可指數矣何飾名之易飾備之
難也中丞公實心任事耻以虛名邀功其下吏亦實心

應公罔敢以虛文塞責撫晉以來日尋隙漏日思補苴
所爲繕墩堡脩亭障者所在皆然豈但忻之城忻民賴
之已哉自虜奉約束邊人釋戈負耒誰不謂可幸無事
獨公凜凜焉設險固圉若虜旦夕且至者豈故過計衆
人之見常在事後忠臣之慮常在事先無事不知備事
至不及備是終無備也有備無患與患至無備者功相
萬矣公之心敢自謂吾已興起吏治拊循士民練簡戎
伍輯寧疆場可以不恃城而固遂博安靜之聲遺後人
以難乎城中故有白鶴觀初自唐開元間每二月望羣
鶴戾止因以得名見元遺山記中兵荒以後不復至者

踰三百年城成而羣鶴如期復集觀上中丞公記異詩
有胎禽侯月雉堞連雲之句夫羽族飛類得氣之先則
忻民獲奠枕之安享緩帶之樂此其一徵矣茲城爲瑞
當與和龍白鹿同符詎獨可名其觀哉古者慶祥卽不
必備述而一切工築無巨細必登於國史予從史氏後
當備書之是役也專理者爲太原府同知賈一敬嵐縣
添註典史趙夢麟分理者爲忻州判官邱允升清源縣
縣丞曹汝宏總理者爲太原府知府趙彥周詩忻州知
州張堯行法得併書

重脩天慶觀功德記

金元好問

吾州跨西岡而城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晉
大夫之墓直謂之九原水經謂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
其地也岡勢突起下徹井邑民居官宇率無以稱故以
廟學道觀佛寺鎮之道觀舊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載
元宗親謁太清宮上聖祖元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
元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
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元元像事之五帝列侍左右
杜工部謁元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塲五聖
聯龍袞千官列雁行之句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
元宗肅宗父子乃得爲七則此觀其起於代宗朝乎元

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爲數百年物人以魯靈光比之元元像搏土刻水爲之巍然尊大極天人之像者舊謂出於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元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則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以七聖爲額是斥名矣是以七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尙肯以七爲斷乎意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晉天福二年木工慕容增昇之書於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於元元之左撤大倉而立之號曰明

慶堂宇亭榭齋厨廊廡過唐舊之半見於冉宗閔明慶記及杜岐公衍列仙亭題咏者如此宣和末金軍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水歲月不絕迨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於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元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館內道士守冲爲予言兵荒之後所居無尺木寸甃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畱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予年邁矣其所經見亦以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挈之

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觀異事每歲二月
望道家云是元元誕彌之口及期有鶴降此多至十數
少不下二三州人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
之賜鶴既至舞階庭了不驚畏黃冠千里來會者
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後鶴不至耳
此觀既經累朝崇飾他道觀莫與爲比位置爽塏高齋
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蔽映牕戶幽邃屏障几席
剪焉無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
翰國鎮之文徃徃傳在人口能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
之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

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遊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旣重
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爲多宋中葉有王尊
師洞遷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師王治淳度王大用
王大用度王志常王志常度守冲老師年八十無疏食
誦經山林樸悴之態每杖屨出遊路人爲斂容加敬大
用器量不凡所與遊皆州里名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
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
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爲道士
氣質渾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畱頌而逝皆
余所接見者也因謂守冲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

垂示久永宜無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撰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况於生平之言乃爲記其事且爲長謠以招鶴命篇使併刻之以爲真元故事其詞曰
胎僂之來兮馭者誰金枝翠蕤兮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渺翩翩兮煙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厲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子鄉里兮今是非元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澹忘歸趣雲裝兮莫予違明年真元兮與子期

七烈士廟記

明李濂僉事

余讀遷史至程嬰公孫杵臼之事及左氏所紀提彌明鉏魔之死靈輒之亡與韓獻子啟景公立孤之言未嘗不掩卷而悲引袂雪涕而泣下不已也嘉靖癸未秋余巡郡邑至忻州之九原夫九原者晉卿大夫之葬域趙宣孟之田邑也世家謂趙孤復立得其田邑如故檀弓國語並載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蓋卽此地云余駐馬遲徊詢程嬰杵臼韓獻子諸墓父老曰吾郡程侯山乃嬰之故村韓家溝乃獻子宅里遯家庄乃公孫之中社原頭左城公孫之東西社也三子者之墓俱在焉余因

命父老導謁之出城南郭外則酬嬰墓反而出城北門則酬杵白墓又東南馳二十里則酬獻子墓俯而旋霄而咏喟緬惟諸烈士年代遼邈塋壟荒棄非建祠以合祀不可乃進郡大夫而諭之曰諸烈士風概在天壤間霆轟星耀振動千古矧茲故都也汝亟擇地而廟祀之翌日郡大夫報曰城西北一里有龍王廟焉撤淫祀正不亦可乎余往相之見斷碣伏莽篆刻莫辨洗穢徐覽始知是爲杵白故祠乃白其事於巡撫都御史長垣胡公巡撫監察御史萊陽王公咸是之王公復下檄督成且謂余曰匪祀何以表烈匪碑何以昭遠盍紀其事而載之碑按宣子晉之賢大夫也下宮之變屠氏之無道極矣程嬰朔之友也杵白朔之客也獻子宣孟所薦士也杵白死之嬰立之厥贊之卒滅屠而反其田邑可不謂難矣哉當宣子之驟諫也靈公患之鉏麇者受命於公而賊宣孟者也提彌明車右也靈輒醫桑之餓人也觸槐搏葵接踵死焉倒戟報食不告亡焉皆感宣孟之德而奮不顧身不可不謂之難也宜合祀之於是貌宣子於中而厥嬰杵白彌明麇輒咸配食蓋合祀禮也先宣子主也次獻子貴也次嬰杵功也次彌明麇輒推及其烈也春秋饗之思也廟曰烈士悼也廟旣成余作迎

送神樂曲二章教祈人於饗祀之日婆娑歌舞以樂神
而併刻之石其辭曰

緹瑤瑟兮拊鼓巫緩節兮應舞神之來兮前素其紛玉
佩兮光陸離風颯颯兮淒其若有言兮悲傷曰遭時兮
匪昌匪諸良兮疇襄聯虬駟兮徜徉澹忘歸兮樂故鄉
睨九原兮晉疆相顧歔歔兮涕泗浪浪

右迎神

終獻兮徹俎停律兮降羽靈濟濟兮旣歆歔去我兮何
所太行委蛇兮滹沱東流吁嗟此邦兮神之樂邱春芳
菲兮秋黍胡不留兮容與陵谷變兮時代移遠有塚兮
近有祠英風萬祀兮在茲况氓兮永思

右送神

七子贊

前人

補袞無功批鱗蒙難殿廷耆宿邦家正幹許身匪他薦士
弗惑亡不越境濡滯宗國

右趙宣子

忠貞弗嗣吉人是悖矯擅弗誅凶人是肆片言悟主楛木
歲蕤九原遇盾無愧心知

右韓獻子

贖孤文葆我其彰之真孤巖谷我其藏之越十五年趙宗
復競慷慨長辭下報宣孟

右程嬰

立孤實難死孤非易心貫金石道兼義智屠兵晝馳闔門

受戮千古荒墳夕陽麋鹿右公孫杵曰

靈公仇諫呼葵噬之踏階趨走彌明斃之待宴執禮臨變

進規棄人用犬後世奚師右提彌明

寢門既闢盛服將朝危坐假寐空庭寂寥賊賢匪忠棄命

匪信碎首於槐英標萬仞右鉏麇

卿也於田醫桑之地哀彼厓羸遺之簞食創戟禦難問名

不對桓桓烈夫豫生之配右靈輒

兵部侍郎都御史萬老生祠記

張弛訓導

自嘉靖辛丑北虜犯太原諸處邊警日增羽檄旁午置郵

四布馳傳者多所需民甚苦之流離日甚十室九空忻

崞居民落落不啻晨星當宁西顧而愾之蓋至於甲子

未釋也於是廷論推兩溪萬公以少司馬巡撫山西公

奉命來臨推赤心於文武普仁政於軍民濟經以權寓

奇於正虜小犯則馳大犯則剿又慮傳舍之虐民也太

息曰邊民非赤子乎逝者已罹豺狼之酷存者猶未免

於蛇虎之苛如吾職何為之累月經營田識其肥瘠糧

酌其重輕凡馬騾價值行旅往來立法更番大率五年

一泐彼此相濟前後適均官府不得私差豪強不得濫

免差役不敢橫索不啻蕪困極而春臺解倒懸而衽席

也惜乎民當可阜之時兵據方張之勢公以內艱解任

經濟未酬而言者復求備焉郡者邢瓚黨承爵王仿暨
崞者田涓者慮世遠失傳後來靡可考也因衆志建生
祠買南郭東地南北長一十二丈六尺東闊五丈西闊
六丈五尺計地一畝一分有奇內構祠宇三間小寮一
間週以墻垣祠成以祠記屬余余方分教元庠未遑承
命今三公謝世其子主簿邢尙仁國子生黨元振王應
祐孝思繼述復申前請余昔受三公之託義弗克辭乃
次其始終大畧俾立之祠下

州守劉侯德政碑

明孫賢脩撰

治古以後凡大功德之及民者多立石以記其事欲彰其
實於不朽也若徒形於言則言盡而事泯欲筆於楮則
楮敝而實亡奚若筆於石以鐫之則功德之及民者將
與世而不朽矣聞山西忻州乃古九原郡也其貢賦浩
穰也生民繁夥也政事旁午也自非才之敏達不足以
綜理之非心之公正不足以攝服之也能以善政而感
之使愛戴之弗亡者不亦賢矣哉山東兗之壽張劉侯
清字源潔領鄉薦自成化一十四年奉命守忻州視躬
清潔守已端莊自下車來凡處事也若持鑑秉衡以燭
形影若濬源澄波以容庶物凡施政也若膏雨甘露以
滋品彙若春風和氣以育羣生公之功德及於民者深

且長矣且舉其事之可採者言之如脩廟廡作門牌煥
然一新則興學校之功大矣築城垣飭器械而倏然大
備則保障生民之心切矣西門久閉則啟之以便農桑
集場昔無則創之以招商賈盜賊爲患因殫饑寒則導
民儉勤教民織紡而盜賊自息矣俗有未淳輒生囂訟
則齊民以禮幽枉得伸而詞訟自簡矣連年旱暵饑荒
勸粟五萬餘石義官四十餘員銀三千餘兩賑貸日勤
民無死亡城隍廟年久損壞公設法建立殿堂兩廡三
門高峻華美觀者無不景仰是可知其勤政愛民累膺
獎勞以厲其餘也民念之不忘僉欲立之於石以倣古

人頌德之盛事予觀羊祐守襄子厚治柳其遺愛於民
民皆立石頌之至今彰若前日事今劉侯治忻功德之
及民已淪膚浹髓而人心之愛戴若銘諸心刻諸肺若
仰戴山岳不能一日忘也他日公之去任攀轅臥轍之
餘覩斯石也若甘棠焉與羊祐子厚同一不朽庶幾遇
乎形於言筆諸楮矣義官王綽輩徵予言而系之以銘
銘曰大明撫運光嶽儲祥毓秀賢哲宣政惟良惠澤覃
敷茂勲孔彰黎民欽德中心曷忘勒此貞石千古流芳

國朝

重脩忻口石壩記

明張鍾英 郡人

忻口之有石壩也自萬歷辛丑年始內衛城垣外弭水患
民得聚廬而托處焉越二十年所漸成傾圮每洪波驟
發灌射城中沉灶產蛙之衆汨汨乎將隨水鳧木梗以
去矣會大司馬宮保白公持中丞節來撫吾晉北巡至
此蒿目興嘆曰釋茲不治非惟無壩也且將無城非惟
無城也且將無民乃進藩臬守牧諸大夫暨庶尹營將
籌諮之衆議僉同罔不協於厥衷第慮上下告誦經費
爲艱公慨然捐輸相與倡始於是藩臬守牧諸大夫暨
庶尹營將咸割俸襄事而檄張技以董其成併令以餘
貲葺平道路無使策蹇者病危途焉壩址舊四十五丈

今增擴六十七丈畚杵如雲登登四聞機勞均力續盈
伸乏凡片石尺木隻夫鉢灰皆公布平餉人人懽悅是
役也肇於四月竣於秋之閏月前後高廣共計二千八
百六丈所費金錢二千九百四十有奇歎壩言言厥路
坦坦行者歌舞居者奠安適工甫竣秋霖暴漲山湧雪
轟勢若滔天保以無恙民咸感激涕零曰微公先事築
壩吾輩匪魚乎壩不朽脩壩之功德亦不朽乃伐石而
令鍾英紀其事以詔示永永英縱樵魯無文實被覆幃
其曷敢辭余嘗嘆公之勲業大無外而細無間也繪常
日月聽履星辰其大者固已久洽民隱而簡

主知矣卽細至書院橋關堞垣渠路又莫不殫心畢慮者
至忻口特邊鄙之一隅耳他人視此必在所緩公顧鯁
不置豈獨精神之無間漏哉夫亦謂忻口固三關縮轂
區也有壩而後有城有城而後有民有民有城而後可
坐領黃樞之柄遙宣紫塞之威則神機妙畧不於斯更
見一斑乎雖然昔之經始歲在辛丑今之重脩歲又辛
丑運會更新名世輩出天或者其將大庇吾晉而以餘
波及忻余將於公卜之矣敬拜手舞抃而爲之記

州守張侯德政碑記

康熙元年

王之剛 廩生

忻州衝郡也爲三晉咽喉當神京孔道民苦頽尾者不白

今日治之西磽礧陂阡治之東鹵汗下歲有祝不滿篝
一不登而道殣又相望矣以予所耳目長吏率不任乳
哺蓋哀鴻集澤之艱也順治己亥歲張侯諱一魁字梅
菴三韓人也初下車卽諏民疾苦其民眊蒙袂而徙南
者莫可算其不徙者亦強半鵠形待燼侯煦休濡沫曾
拈手据足之不遑會太夫人初度侯捐俸賑貸煮糜眠
餅施衣而煥之所全活者無慮數萬人忻民素積頑欠
一鼓舞而尚義急公矣素好樗博一禁賭而民無遊手
矣至於詭短一清則積年之弊根盡革隱占有禁則朝
廷之國稅無虧里下之滋擾莫勝於募夫民力之艱難

莫過於車戶諸弊革而民得樂土矣禁卒去而甲無幫費原押除而胥革饕貪里賦之脫籍者復下令招之至則歸其畝給籽耜有差力於蘆蓑者更福之故今生齒繁殖流移舊宅嚮附者日有徒焉且脩孔廟以崇文闢教場以講武倉之築若而舍田之墾若而區賦役之均若而款行戶之清若而項鈞金束矢之入又人人稱照天燭也中丞司馬臺交章薦之

天子嘉乃績拜河間尹行且有日矣父老子弟相與泣曰誰爲我起牂羊乎誰爲我罷繭絲乎誰爲我甦郵傳乎誰爲我解汗菜而安室家乎今舍我而去吾儕小民何

以致區區之誠脊召伯南行甘棠志愛梁公北去彭澤垂休離歌一闋之後非礪石其何寄哉於是屬予言以誌不朽予爲之紀其實蹟雖古召杜亦當辟左他日太宰銓循守中丞藩臬之選異還在我古邠州地也爰勒之石施於道周庶繼侯者有待而興云

大同府糧廳王公重脩月城碑記

楊玉樹 郡人

王公天下才也由巍科治雲中雲中士民倚爲長城政聲瀾翻滿耳有年矣歲戊寅秋抄代庖於忻甫報至余私忖曰此命世人龍今代篆是邦將登斯民於春臺安萬姓於衽席乎及視篆甫閱月善政難屈指數忻之民又

倚爲長城也適城東隅爲箕畢損者數十丈居民恐公曰無恐也新之可不煩民力不支庫貯四履士民感公德經營子來越若干日工告竣蓋此功又在萬世矣間嘗橫覽今昔自漢以降吏治浸假而敝不貽譏敗絮卽補苴眉睫求所爲真心實政爲生靈圖永賴爲疆圉計久安如公者蓋未易數數見也且公代庖茲土以暫時傳舍樹百世家猷使晉陽鎖鑰屹若金湯是公之功與堞俱高與石俱永也欲如宋公環禁廣州樹碑也得乎雖然荆棘豈足以棲公百里豈足以展公哉此特小試其行道之一端耳今也以治天下之道治忻異時當以治忻之道治天下指日受璽書操大七杓與萬國作屏藩與四海作保障事業勲猷當刻之大冊鼎鐘以永世又何俟此一片石之卮言喋喋爲

重脩廟學碑記

郡人周宗懿臨洮通判

吾州廟學自西岡而遷而制大增於舊創自先州守寧海王公軒繼來者旣鮮王公才而時又屢以兵饑多事故廟廣而不繕學舍日就傾圯雖有能者發憤欲爲以其狀白於當塗輒阻格不行逮今且近百年嘉靖歲丙辰適古雄柳西韓公來蒞茲土旣釋菜喟然嘆曰此吾責也顧時有弗可者吾當徐圖之且吾輩學於聖人而於

此不盡其心何以示報於是謀於學師鹿溪高公楫蒿村印公鏜孟庄楊公秀及諸士子員量度毀壞之緩急者而工次第舉焉復采之輿論得民之良有職者三人董其役民有犯者貫其罪而罰之金衆始訛言以譁傳聞者亦疑公畧不爲動爲益力初以丁祭期逼乃命具木龕檢噐用罔弗飭以明倫堂三齋蒞士子不可一日曠也乃首用藻葺罔不治旣而新兩廡新櫺星諸門新啟聖祠新敬一亭又以其未備也外建二坊內設書院及鄉賢名宦祠罔弗全獨以正殿工尤巨故尤加慎重而事事焉三載始克底績由是向之譁者以帖疑者以

釋而士大夫之遊斯地者入其門洞然登其堂翼然仰瞻廟貌慨想吾聖人之道巍乎盛矣或謂公宜以其成告於當塗公曰吾初未敢請而奚以告爲且近名非吾志也乃不果告君子曰觀韓公是舉有三難焉百年而僅見遇之難當兵戈倥偬之際時之難惟求以自盡而不求人知則又賢者之所不易能若公者不可謂之良大夫歟士之蒙其教養者可不思報其本歟古人所謂養賢以爲民公之重學校以及吾民者可不謂厚歟何可忘也公諱希顏字宗愚號柳西爲人剛直果斷見事風生到忻甫三年築城浚池脩噐具清詭賦息健訟緝

假篆建鼓樓竒政不可枚舉而興學校則其重者邇者
總督虞坡楊公薦於銓部稱其備文武才行將大任孰
謂人不知公耶三良民者爲誰典膳邢瓚楊廉良醫黨
承爵也

義塚記

柯 弼州牧

間嘗閱城郭歷郊圻見有暴骨於溝澗砂礫中者噫嘻死
於忻者無論忻之民與非忻之民要無非爲吾民俾吾
民曾不得安土而葬焉謂非父母斯民之責與勃然以
思惕然以興意欲購地以瘞之諸生張夢麟有地一坵
願售焉其地座落城關北正符設壇之義且旁大路近

州治處四鄉之中於民甚便遂捐俸一十五金買作義
塚今而後死者無所歸或者不至於棄擲乎僚友張納
菴起謂予曰忻故有義塚以無所考久迷其處將負郭
膏腴未必不爲豪強侵佔今宜立石以垂永久請試記
之凡鳩工庀材吉士敢任亦以見蒞茲土者咸有斯民
生死之懷揚生福徵又從而贊之余維厥事雖微所繫
亦重誠不可不記是地計一十四畝三分東西延袤一
百三十七丈八尺南北闊七丈有五尺週圍樹柳以分
界限焉然作吏者果能使物無疵厲人無夭折而茅簷
蔀屋無一夫一婦不有生之樂無死之苦則又安用此

義塚之地乎吾於後之君子實有厚望云爾

議脩東巖福田寺記

李之嶧

潞安同知

嘗讀陵川郝文忠公所撰元遺山先生墓表其銘曰開闢
文源剪荆棘大聲復完全金玉擊又曰遺山巖巖倚天壁
國史興喪是吾職每撫卷而嘆既不獲親炙其人爲之
執經問字以竊比其光粹又不獲挹其流風稽其芳躅
遍覽所著之詩若史泳游而紬繹之掇其幽奧以想見
其爲人嗟乎古今人之不相遇天地悠悠愴然泣下獨
予於遺山云爾哉乾隆八年四月之望予以潞司馬委
攝忻牧事乃從遼沁萬山中跋涉八百里而來踰石嶺

渡牧河褰幃而望其東南諸峰雲排浪湧鬱鬱葱葱心
竊異之及披郡乘並詢諸鄉先生乃知巍然而峻者謂
繫舟山石梯在焉蔚然而秀者謂東巖福田寺在焉遺
山先生大父德明公嘗潛脩其間後人更名讀書山凡
郡之士大夫間居求志註經史而習文章皆絃誦於此
則遺山先生其依依於先人敝廬式吟而式嘯者不知
又幾何年也適公餘來遊見其溪澗縈迴巖壑幽邃喬
木澄泉迥非人境寺分上下二院跨澗爲橋時屆仲夏
予與鄉先生於橋東席地而坐上覆濃陰下漱清瀨聽
鳥聲之喧寂玩雲影之捲舒遐心逸興超絕塵凡蓋不

知有身有世又何知有吏之俗隸之閔哉但其院宇荒涼垣墉頽敗目擊心惻乃與同遊紳士謀所以整葺而振興之爰掃苔淪蘚遍搜金元及有明諸碑記得寺田四百畝有奇頻年以來司牧者政務倥傯未遑釐正而鄉先生又各敬其業不願以干司牧也予謂天下事以因循而隳以明作而興忻郡文風之盛實鍾於此不有以培植之將日弛而日廢也用是不憚繁瑣循舊制而復加整頓公延高僧輔以檀越鄉先生亦各愜素懷樂於從事行見峰增而峻壑增而幽泉增而清樹增而茂花鳥增而妍烟霞增而美此卽大塊之文富有日新烏知不有遺山其人者接武而興縱其椽筆摘其鴻詞俛山川生色而爲忻郡揚輝耶但無志予與鄉先生拳拳於斯而不忍聽其廢墜焉固所願耳時共襄厥事者郡學正樊君灝吏目彭君興嗣暨西張韓巖木芝東張四村神者也是爲記

忻州環郭諸山記

李之嶧

環郡不百里山勢糾紛迷向背牧水中穿會嵐水洛陰而東之陟高周矚吼嶲嶸嶠鬱鬱蒼蒼殆不可狀予攝政月餘政少暇適雨霽勸農四郊父老指而告予曰南乃石嶺關關少東謂小五臺山靈記云五臺有四埵此共

一焉又東而北峯巒岑嶷繫舟山也其北麓起伏無常
態東西二巖西石梯東則福田寺元遺山先生讀書其
中郡人傳爲讀書山者是也又東十里許峰益峻壑益
邃兩崖珽立一澗南通虬松森列自椒而巔葱蒼之色
襲人衣袂半巘有流泉涔涔下注者龍潭也又東謂廣
峪帶七峯虎頭去郡益遠而嵐光積翠與白雲相掩映
實五臺之右臂太原之後衛也郡西郭枕九原趙文子
與叔譽觀於九原卽此蜿蜒而走西北結爲陀羅山南
則白馬牧水出焉北則雙尖雲中水出焉俱東流與滹
沱會直北則忻口卽金山也郡志云南有雲母北有金

穴雲母者獨擔山之別名也此環郡諸山之形勢也予
以奔走吏困於簿書又代庖甫至不獲息厥訟正厥俗
虞郡之士大夫躡履歷游訪上官之遺址攬匿子之芳
踪俯仰今古憑弔而論列之至東跨雁門北連紫塞宋
元以還爲關中出入門戶迄明末流氛蹂躪徃復莫紀
民於是時旣無寧宇安所聊生我

朝百餘年來安耕鑿樂作息阡陌繡錯井落棋羅桑麻
蔚秀雞犬無驚欣化日之舒長沐

皇仁之涵育水流山峙幾忘高深夫布化宣猷臣子之分
也忻之士若民幸生太平安於耕讀益宜變其習尙還

於朴淳訟平 政簡與長吏畧分言情歡若父子此又余
之大願也若夫誌其山川以共遊眺以博詠吟此文人
學士之職予謝弗敏矣

傳

王治傳

史列傳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遷吏科
給事中寇屢盜邊邊臣多匿不奏小勝文臣輒言軍功
治請臨陣斬獲第錄將士功文臣及鎮帥不親搏戰者
止賜賚從之再遷禮科左給事中隆慶元年偕御史王
好問覈內府諸監局歲費中官崔敏請止之爲給事中
張憲臣所劾得旨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聽
治等詳覈不載者已之治等力爭不許事竣劾中官趙
延玉馬尹乾沒罪詔下司禮監按問尋上疏陳四事一

定宗廟之禮以隆聖孝獻皇雖貴爲天子父未嘗南面
臨天下雖親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今乃與祖宗
諸帝並列設位於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
獻皇附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之勅
廷臣博議務求至當一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人主深
居禁掖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遊戲
騎射則損獎精神疾病所由生入則妨累政事危亂所
由起此者人言籍籍謂陛下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
者臣竊爲陛下慮之其一請勤朝講親輔弼疏入報聞
進吏科都給事中劾蘄遼總督都御史劉燾南督儲

都御史曾於拱不職於拱遂罷山西及副鎮並中寇盜
以罪兵部尙書郭乾侍郎遲鳳翔偕同官歐陽一敬等
劾之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部議卹光祿少卿馬謙
謙帝不許治疏爭帝謂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終不允
治又請追謚何塘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刑部
侍郎詹翰其鍛成夏言曾銑獄宜追奪其官咸報可明
年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治率同官諫大
學士徐階尙書楊博御史郝杰等並阻止皆不聽至則
荒莽沮濕帝甚悔之治尋擢太僕少卿改大禮進太僕
卿憂歸卒

傅叅藩傳

李維正

傅公名霖字應期忻州人也父承翁主徙居陽曲十三爲諸生二十舉於鄉又七年舉於南宮歸而益漁獵六藝百家又三年奉廷對名在二甲當爲郎以宗正條格除知壽州壽州土贍賦而濱淮河與淮爭道溢泉陸歲累旱蝗食稼民羸幾卒至則集諸名宿三老高年問所宜庫改制量皆曰病在支官於是罷壽春驛正陽鎮巡檢所省共張掩會金數千游徼逆卒不得爲姦利賓旅安於次商賈歌於途焉右旅丁口多所影賴墾產孱民轉徙四方田部鄉吏數負其楛犛糠及米矣爲綜覈質問

許自占數民憐公嚴明悉吐實裒多益寡相地衰政而徭賦平吳會中島寇軍興不給征旁郡金粟助之後以爲常有司苦不支未敢班班顯言公力請盡豁之已議里甲均馬田繕城郭脩堤梁通溝洫廣儲蓄飭廟學創序室勤考校獎節義禁殘暴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善政善教燦然備舉小大之獄必以情瞻傷察創時有所寬以明恩貸鄰國棄其親家來奔者北肩林起臺使行縣慮囚必公與俱壽春之人親之歡若父母好之芳若芝蘭貌公像而尸祝之三年舉最當遷京朝復以宗正條稍遷大名郡丞練制度順簡書吏畏僚慕再遷

河南僉事兵備睢陳睢陳介兩京齊右其俗椎剽掘家
豪傑大猾爲逋逃藪欲因際會觖望非異武弁恠宴安
牢廩逋懸馬如羊矛如錐鋌盾如榆葉直兒戲耳爲實
倉廩便備用募材伎之士布之四郊而簡其尤數百人
爲義從置麾下有羅姓者頗以軍法部署其黨與將蟻
動首禍自度無能爲以情相歸公義而釋之使復其所
盜賊羣輩應時崩解而新鄭里居以先帝舊學選執國
柄又公進士時知貢舉比於門生龔獨無問遺恚曰豈
固我哉既再相攝銓事族言者抉瑕摘纇掩其宏美坐
訖典鑄一階公拂衣行吾安能嫗偶名勢以已之樵樵

受人之桮棬乎上卽位有詔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
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口者執政以愛憎爲黜陟不厭
士心所司其廉察以名聞榘棊官便之公是以有華州
除念二人老不欲行父刺促之不休已受事而父病請
急還視藥餌三月臥不帖席食不滋味短後衣爲盡穿
父卒哭不依禮無容言無文衣衾棺槨冢樹大象其生
以送其死卜筮齋戒几筵饋荐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
皆祭之如或嘗之已事而哭如或去之服除不與外事
交仲若叔強之伯氏將無以不遑將母耶吾二人者何
爲是謂我子不子弟不弟也公乃謁選人除平度州凡

七月慮無遺計舉無過事爲之城城移時而畢民忘其勞尋遷湖廣僉事部荆西中貴人啣命營顯陵以爲奇貨盜帑貲強半公持之費省而事集漢水歛淤地肥羨皆民田也中貴人將履畝籍之官公駁議數四而止邦人於今頌之遷秦叅藩部隴右旋遭毋喪徒跣而奔所過擗踊號天聲行道之人垂涕歸居廬襄大事一如喪爰服除除故官山東備兵遼海遼海敵比境敵小創而憤禍孥未解公以嚴威制號定令以必信慶賞刑罰以周固處舍收藏以安重疾速舉徙進退以參伍潛深窺敵觀變將吏寬假轡策無令拘閔汰其墨黷黜其冗濫

餘乃布富困窮壁壘旌旗改色得敢死士五百人敵降者收之賜予有加等願爲公盡力刺侯敵動息曲折我先爲備以故三出塞斬首虜百許匈奴震疊避地二百里而遠兩歲無亡矢遺鏃之費夜戶不閉中丞御史上其功大司馬壯之將授中丞節而先是公承攝他道事興除利弊同官以爲振暴其短共構之計典鑄二階中丞御史爭之強詔以故官聽用再起寧前治一如遼而加忠裨將某縮胸而又挑虜釁聲其罪斥之柄臣爲解弗得備禦某以五百金餽下吏竟案督府中丞御史及大閱父郎疏薦於朝而憾者懼公一旦乘權引繩排根

不已公遂落職矣叔氏以御史予告從田間上書言臣伯兄歷事三朝童牙華顛操行不易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賄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奔奏疏附靡事不爲何等不可卽兩次度遼鄉方畧積畜脩闕而能顛倒其敵戰如守行如戰虓闕是以箠笞之聲名足以暴炙之功緒較然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當有景風之祚而二三伎害好陷人罪膏唇拭舌逆曳黜灼直欲入三泉之下鎮以大石臣伯兄釋重負偃仰從容以送餘齒歌詠聖朝寧有纖介於懷第變化非是故相反易使辨治之朝抱

功脩職之吏少意解體臣雖屏居田間激激揚清故其典司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矧於同氣可引嫌自造惟陛下裁察書奏當事者恐藉後來口實公罷不叙而仲亦薄罰天下兩高之以仲不愛其官慷慨發憤爲伯氏辨數公必有內美脩能切至當人心者而後仲感慨若是公已謝闔門養威重非公事不謁有司歲時肅衣冠額天祝聖國有大征伐典禮憂喜見乎色或形之談詠月朔不宿於內厭旦率諸子祀家廟而焚香默以以所爲告天先世忌辰四時之祭夙夜有恪而詔子孫祖父起家之不易也泣下沾襟兩弟沒撫其孤食而教之

今登賢能書若明經茂才接武矣御諸子婦嗃嗃儼若朝典三黨之戚困屣具爲區處有義田以濟饑忻宗人二百里休戚不時間置田四頃供展墓若婚冠喪祭之費主以宗老而爲賢良守業偷惰三等差次給之歲大饑發粟舖糜活者數萬人疫而死者歛瘞之數千人郡地形左癘不勝右縉紳學士建永明寺宣文塔於東山以輔所不足推公首事忻學圯敝更新所捐助皆數百金家政米鹽繁碎精力能施行之而衣無兼采食時不力珍居恆言勤生之本也儉有之共也自天子以逮庶人靡一不可爲園城東隅命之曰從好曰嘯歌其中身

長大佼好美鬚髯望之知爲福德人喜誦養生家言得其指年踰七十矣髮鬢面光澤五官神明不衰却杖捷步蓋寢疾七日而沒舊史氏曰傅公嘗慕晉隨會賢以明其堂夫立公子雍非計不見先蔑非情瑕之敗以國情予敵壽餘執帑懼爲戮先趙盾諫而不繼邲之戰不力抗先軫虞卻克之逞志也而請老非忠私問殺蒸非知傅公有一於是乎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或姑取節焉耳矣余讀叔子訟公章未嘗不三嘆悵然侘傺蓋遭家不造事頗相類卒宛舌無一言人之賢不肖相越可勝道哉

侍御傅公傳

鄒元標

公諱霈字應霑號兆野山西太原人也舉丁丑進士與予同出山陰朱公門公丰神凝重不妄言笑同儕翫度者輒厲詞色拒之予私計曰夫夫端人心能爲國家肩鉅履鴻相親莫逆於心未幾而予以狂言杖闕廷瀕死辱公顧獲有加予竄夜郎去公亦拜咸陽令尋丁母憂補華亭令兩地皆南北劇邑公一切以廉靜鎮之咸陽拯饑與梁士民歌誦而在華亭革櫃頭苦諸巨室賴以生全保護穆如清風所稱神明宰近之矣以治行高等召入爲御史一巡倉漕再巡蜀批却導窾恢恢遊刃其所條次國家便宜狀皆其巨者西蜀有巨帥以重金嘗公公以柱後惠文紉之債帥望風解印綬去其溺職者卽尙虛名不少貸竣事還朝聞仲兄病遂請歸仲兄瘡而伯兄藩叅公中計事公義迫於中疏云臣兄治兵塞上且久勞勩最著沈塞迂滯臣方痛心疾首不能蠲嫌薦揚爲國大用今中以考功令臣兄何罪獨臣令華亭與柄臣郅其罪耳罷臣兄不如罷臣便

旨下部議而有引例難公者遂鐫公職一級公議雖不行士論譴之夫藩叅服官至久且貴也以計免不過免官非死生危急之介也銓臣至尊寵也御史雄司也公損

其雄要與尊寵者亢官可罷兄寃不可不白卽藩叅與
公服官久近尊卑不計公之襟度豈夷所思哉嗟嗟世
衰道喪闕墻釁作無論販夫販婦縉紳家貴盛而愈隙
分門割戶至通霄披情愫嚼杯酒者骨肉曾不得一沾
其餘粒焉及有明詩書口譚性命若數家珍至薄一切
倫常方且軒軒以爲於道有聞所厚者薄視公何如也
公雖落職家居乎然偕伯仲墳箠迭奏怡愉觴咏里閭
傳以爲吉祥盛事海內有習公者旦夕引領公出而胎
育元氣增光廟社而公遂謝世悲哉夫人凋三光貫金
石質神筭千萬年惟此真常一念耳公此一念卽起古

先諸名碩大儒挈德比誼何後先焉聞公爲諸生時父
西岡公忽中寒病不能言公夜哭而搏頰醫門投千金
西岡公立起聞母夫人訃憂病中時時寐語而見太夫
人飲食之公孝友綰結自其天性夫世固未有不孝親
而能敬長者亦未有敬長而不根孝親者詩曰我儀圖
之仲山甫舉之公之謂矣予嘗恠太史氏不別立孝友
傳豈其謂無關國是不知孝友者三極之維紐也先正
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知言哉我國家以孝友爲諸
臣鵠金匱石室不知其有載公前疏者否予悼公亡恐
其湮滅不著敬爲之傳俾司世教者采焉鄒元標曰予

束髮嚮道冉冉至矣而知孝友爲聖學樞莞百行總萃
云書曰是亦爲政言孝友卽政也予昔期傳先生勲名
爲國家奠磐石爛然旗常乃其豎立家庭間宏遠如是
雖齋志沒百世下鄙薄亦當興起奚論勲名哉

明王公治心傳

周天益

王公名治心字清原郡之部落里人也少爲諸生有膽略
剛毅過人雅尚節槩遇事敢爲談古今成敗至忠烈諸
逸事輒感慨悲歌驚動一座膺萬歷乙卯鄉薦筮仕爲
武城令侃侃風議不可干以私一邑頌爲神君其時魏
璫方熾自大吏以下皆望風承旨競建生祠壞民間

廬舍取媚奄豎公獨毅然以大義沮之聞者震恐謂禍
且不測公處之恬然會當事有陰佐公者得貶階州學
正比璫敗擢大名府別駕尋陞安撫詹司馬隨分盡職
直聲載道官囊蕭然儼如寒素嘗以俸餘置書百卷陳
於庭詔諸子命之曰願汝曹勤事省覽希踪聖賢辨明
義利卽此是立身根本傳家事業慎勿妄希非分損吾
清規爲楊伯起所笑也歲餘撫按察其廉能取署廬州
道篆是時流寇蜂起人情警怖一切事勢棘手維艱公
至日夜經營招撫流亡爲防守計乘間遣四子挈家北
土欲以一身捍衛四子環泣不忍別公厲聲曰吾爲朝

廷臣子義不容辭汝曹若復戀戀他日有變吾屬無遺類矣其長嗣不得已乞奉母輿歸仍留三子侍左右無何賊果逼城公偕僚屬百計禦之會食盡無援城陷公自誓必死從容冠帶北向拜闕危坐堂上遂與三子俱遇害三子年少無嗣惟長君以奉母故得延一綫奈兩遺孤冢家計零落幸公曾孫之且竭力支持今頗饒裕而萱親年幾大耋且能承順不衰其孝行亦得附見云

定遠將軍張公傳

傅山

甲申二月丁卯太原失守阜城樓協守定遠將軍張宏業自經死傅子時寓嘉山聞頷之曰賢哉將軍以爲鄉多

稱士大夫登朝廷科夕受爵祿者尚多能死之有奇節哉旣間過西山舊菴詢失城事乃守城士大夫無死者卽有死死榜掠幽繫耳乃始益敬難將軍哭之曰賢哉將軍是知辱之不可避矣聞城破人奔潰將軍徐下樓入樓南一窩舖將軍有婿某從將軍與將軍共理一繩似欲與將軍經以一死者理移時手斲結繩梁間不著將軍顧笑曰爾誤我事推婿出閉門婿窺牕中見將軍徐解鞆帶腰刀下結繩梁間踐壘石引頸頭繩以手爪心肯一再死將軍次子凝種語余八日攻城急將軍更過舍蚤飯飯且健將軍內趙掩泣不能食私謂婢子曰

何不害怕能多食也飯已不一言為家人逕出一婢子見啟嘗所御墮一青繩子袖之去云趙是亦自經死野史氏曰將卑忻人名宏業字循吾死之年七十一光祿卿文漢翁泮子也翁古質廉靜清白大臣

傳徵君傳

戴夢熊

徵君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他別號石道人世為山西之忻州人祖霖登明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少叅父之謨以明經碩彥衣被學徒山其仲子也少叅通籍後寓居太原因隸籍陽曲云山生而穎異讀書十行竝下過目輒成誦少叅極鍾愛迨長學益該博凡古今典籍諸子百家靡不淹貫工詩賦善古文詞臨池神似二王晉之人重焉且精繪事每搦管寫意各極其妙又以餘力學岐黃術擅醫之名遍山若罔弗知者方山年四十即受知於文太青先生十六餘於庠為督學袁袁山先生深所器重時先生檄取晉士數十人俾讀書三立書院山與焉後袁為直指誣奏下詔獄山以諸生詣闕訟寃海內因是無不知有傅山其人矣迨袁誣既白出督九江屢遣使召山山終不往甲申歲賊李自成犯闕懷宗殉國山遂棄置青衿為黃冠侶時而遨遊平定祁汾之間不則坐深山閱釋典戶外事弗問也性至孝居母貞髦君喪

坐深山閱釋典戶外事弗問也性至孝居母貞髦君喪

臥苦枕由飲粥不茹蔬者百日友愛諸季先人遺產爲其弟蕩費殆盡無怒也及弟歿遺孤尚幼山撫之不翅已子年三十餘失偶絃不再續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屢辭弗獲抵都門復以老病懇辭未就試乃歸後授中書職銜山不欲違厥初志避居遠村惟以醫術活人登門求方者尸常滿貴賤一視之從不見有倦容里黨嫻戚有緩急視其力而竭其心與人言依於忠孝謀事要於誠義雖足跡不入城市而達官士夫騷人墨客欽其名者率紆道求見莫得一面以爲榮焉所著有性史十三經字區等書行於世戴子曰余始至并州卽聞有石道人云後詞之其人乃知卽爲青主先生豈今世之士哉當其懇辭徵辟余具藍輿欵段力爲勸駕先生黽勉就道而終以疾辭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石道人之名信然乎信然乎在昔周黨王霸劉茂王烈名垂漢史今先生似之太原何高士之多也况其托迹山林俗吏罕識其面而顧獨不鄙夷余憶應召之後以長箋見寄纍纍數百言慮其衰老不復能把握也惓惓之意溢於言表亦何幸哉蓋先生之品固不待文而傳抑余雖不文其待先生而傳也耶

盱眙令楊君傳

張廷玉大學士伯

公姓楊氏名述字彭似號拙愚山西忻州人余庚辰同年
友也初余與相識京師讀其文見其品端而行方其爲
言有物卽知爲有道之儒閱八年出宰盱眙盱衝邑也
水陸通衢素稱難治公下車以廉明自飭威惠竝行如
裁徭役辨冤枉懲刁訟察奸胥帶徵以清積逋行木皂
隸以代差役諸政竝舉民不擾而邑以大治邑之人愛
之稱之曰白面包公然居官數年民安之而公竟以罪
誤去去之日百姓遮道扳轅奔走呼號哭送者不可數
計蓋人人如奪其慈母而去之云其邑建祠樹碑余嘗
過之爲之慨然太息署其祠曰甘棠遺愛從衆請也雍

正改元

詔起天下廢員之可錄用者公合於州府公自以年老不
出矣方公之歸也洒然不挂於懷日以文章自娛有來
學者卽倦倦與之講說非是則閉門謝絕不見一人其
高致如此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三生平撰述甚多制
義一帙已刊行於世方舉殯日生徒及四方會葬者幾
千人吁非公嘗有德以感人而能如是哉余於公子華
祝之請而爲之傳其畧如此雖然後之人夫亦可以見
公矣

盱眙令楊君傳

陳世倌大學士

君名述字彭似山西忻郡人裔出宋太尉令公聚族代州
後二十世遷居茲土耕讀爲事代有文人君資性穎異
嗜學淹貫百家尤精舉子業嘗謂君子讀書談道用則
澤加於人舍則傳諸其徒運塗有通塞而義命當自安
不可以利祿易吾文章之樂也以故行事恆拙迂時露
落落難合氣慨康熙丙子舉省試庚辰成進士謁選時
得盱眙令盱眙淮西衝邑也罹河患司河務者往來絡
繹君鮮交與懶應酬惟思節財用儉爲百姓恤物力更
加意學校教育諸生以業督課之獎識後毫無倦容適
有旗人某潛居邑中有右之者君勒限起解忤上官意

旋以他故挂彈章解組去士民泣送百里外君毫不以
去官介意自明其志曰吾束髮受書於舉子業樂之不
厭自舉進士後不敢以外慕徙業今更無官身輕當益
專精於斯以畢吾好項甌東云義理明到事情確實然
後有真文章日取前明會試及兩京十三省鄉試諸錄
程式之義擇其文辭暢達而義不詭於傳註者評而藏
之復叅取諸名家傳稿觀其反正開闔抑揚唱諾順逆
周折騁控張翕以極行文之情狀變態因而發之爲文
洗刷凡近探抉奧窔理蘊歸諸先儒訓解而達聖賢之
旨每一藝出學者奉爲金科玉律渾灑流轉銅墻鐵壁

髣髴德清胡思泉先生或有勸其著書者君應之曰吾之制義卽吾所著之書也制義發聖賢之緒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精理於古今文章中所以托最尊吾專精於是足矣嗚呼君之用工於舉子業可謂深哉其傳於後無疑也夫以君仕縣令假升擢不卽罷歸亦何暇出其日力聚精會神於制義自成一家言若是哉昌黎謂柳州得所願於一時其文章必不能自力以必傳於後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君之於舉子業亦然雍正癸卯天下罷退官員例得起廢錄用君獨以年老告休享年七十有三而終塋之日生徒及會塋者幾千

人

論曰君先清恪同考會試所得士也世咸謂其文章之不如政事多有雖然遇合正有其運耳昔胡思泉以文章擅名天下而宰邑寬仁明史循良傳載之假設君不爲上官所擯率其愷悌慈祥而行安在治績之不思泉若哉若卽以文章論君固思泉後一人曷可少乎

楊公傳

孫嘉淦

余少時讀鄉前輩彭似楊公之文高爽雄奇想見其爲人既而余守館職值公解組相遇於都門見其魁偉美鬚髯抵掌而談沛然若決江河然後知其胸中之奇非文

之所能盡惜其令盱眙不久未嘗大有所施設然猶幸其文之傳於世也後之學者即其文之奇以想其胸中之奇之不盡於文者則其人可睹矣得所願於一時與傳所有於後世豈以彼易此哉

書范永澄助粟救荒傳後

吳雍熙

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范永澄家殷富好施與明嘉靖時郡大荒老稚啼饑流徙載道適有勸捐者永澄即出粟五百石以賑既憂其難繼慨然曰事必待人何需有我復檢所儲又得一千石餘盡舉以為救荒計由是枵者以果病者以興蕩析者以保

聚昔汲長孺開倉富鄭公出粟全活者眾然猶費出公帑也永澄不糜私家物為公家保流亡質諸汲富諸公未知其何如也即起文正公於今茲諱亦樂引入族譜矣爰書傳後以志不朽

曹貞女馬婦傳

周天行

貞女曹氏郡南麻會鎮馬大文之聘婦也既婦矣胡女以其未面夫故女之也未面夫胡婦大文出外不家以空室過門不得不謂之曰婦而其實則處女也曹姓係九原富至而氏父獨貧且早逝氏雖未沐詩禮之訓然生而靜一秉性幽閑無苟言無苟笑一切女工精巧過人

年及笄許字於馬姓大文服賈在外約於某年某日歸家行聘禮至期不果其翁以空房娶之朝夕執婦道事翁姑甚謹越二年忽聞大文凶信至父母毋悲痛欲絕氏亦哭之盡禮從此易編素持必死志既而念翁姑年老家貧無人奉養於是甘心荼苦力事二人翁姑不忍其少而婺居托鄉鄰人婦喻以改適氏卽正色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予生爲馬家婦死作馬家鬼分也且我去投生必致二親就死死者有知應殛我矣請無復言翁姑聞之知其志不可奪亦不甚強迄今家貧日甚而氏之志愈堅守愈固孝愈篤嗚呼烈矣氏少失怙恃撫養於石樓訓導曹君勝蘇曹氏父之同族也及婦一切粧奩皆曹君力今其子副貢慶亦能承繼父志三十年來氏之節成矣氏雖不假於人而曹君父平始舉佃全之心亦不可謂不篤也

董貞女傳

周天益

貞女董氏者沂之故郡里人也其父國學生儒林爲余弟天章之舅蓋余弟曾聘其季女未奠鴈而亡貞女其姊也夙係至戚故其事聞之爲最詳云貞女幼寡言笑及笄端雅溫惠明大義許字筐村李氏子嵩爲室先是嵩父克顯早逝遺妻王氏撫孤嵩一十三載以節著至是

爲曷議婚擇於乾隆四年四月之某日成禮曷以素羸忽病逝其母痛絕數四比甦促僕訃女家父聞旣悼其婚兼痛其女遂與母若妻議弔事而不及女女乃隱臥不食微以意白母欲奔喪以守志其父難之婉致其祖母喻以至情甚悉女但涕泣而已父又因族之長者力勸女異其一悟而可轉也女正色言曰兒聞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今天不祚李氏一綫無存然其子亡而其母固在也母在則李祀可以徐圖而兒亦可無死何乃過執他說欲兒背本忘義覩然人世耶兒意已決請無復言父知其志不可奪遂親詣李室述女所欲奔喪守志

狀姑聞而且悲且喜然亦未敢遽諾誠難之也因傳語免曷之伯父某至女家述已所以難於女者而女之志愈堅辭愈烈某聞而肅然從帷外爲女下拜曰有婦如此姪曷爲不死矣願諏日吾將復曷母以慰亡靈於地下耳至期隨其祖母衣縞素奔赴夫家拜於亡舅暨夫之靈比其拜姑也姑撫其裾哭失聲於時屬在鄰婦及姻婭聚觀者皆泣涕行下不克自禁女恐滋親之痛但戚其容而五內之含痛轉深矣旣入帷隨謂祖母曰兒今奉姑義不容辭歸語二親母以兒爲念也由是晨夕執婦道謀立後以延李祀未幾五年竟奄然而逝嗚呼

貞之所爲蓋聖賢以爲難能而貞以一女子從容就之所謂天地以之常存人心以之不死者胥於貞是賴也豈特一鄉一邑之望已哉

義婦傳

周大益

蘭村民武二兔妻某氏千里扶其夫柩以歸事甚烈至今知者寥寥蓋氏本不求知人亦以寒賤忽之益懼其久而氏之義不彰也爰爲之傳曰義婦逸其姓形短貌陋適蘭村民武二兔二兔家故貧有薄田數畝婚數月卽客寄京師踰年凶信至婦內外無依茹荼守志忽一日以滅宗謀產控其從叔武某於官武聞而急訊之則曰

婦非誣翁者特以非翁則地不能易非奉官則翁不肯易地不易則夫柩終不得歸耳武特允之爲易十餘金婦乃緘於衷衣持一杖以扶襯謝武竟去武意其挾金改適也亦弗之究無何持杖歸來惻然拜謝曰妾扶夫柩歸矣問寄何所曰祖塋武悚然曰義哉婦也乃以禮葬之其姊妹聞者爭詢其狀婦曰日則操杖以從至夜停棺於外店主人弗納某惟傍棺就寢以待旦越數日謝武曰吾事畢矣遂削髮爲尼事在康熙年間益族祖師庶言其顛末甚詳武卽其外祖云嗚呼婦之義烈其與王凝妻何異而勢似有尤難者且凝妻幸遇毆公以

傳婦則不幸而無傳耳

序

重脩忻州志序

張泮

志曷昉乎稽古先王輿圖統一執玉帛者萬國省方采實
太史有專紀焉無敢僭越秦析置郡縣歷代因之并邑
繁夥百里殊風窮陬僻壤闡名而弗耀者史未易盡書
也志所由作矣故志外乘也體裁或別而紀故實辨名
物垂鑒誠彰往詔來儼然史氏法固重典也昔人作元
和郡國志謂執此可治天下直乎哉忻古唐虞冀并域
晉趙大夫食邑秦漢以來沿革靡定然上下數千載流
風往蹟勤儉思深之舊迹矣莫可攷鏡矧胡元亂

華後典章多所淪亡僅存者千伯什一爾嘉靖丙辰歲
牧川黨先生蓋嘗編摩彙爲成書迨於今五十禩餘事
物變更徃賦登耗政教隆替習尚淳漓又懸然殊焉今
之弗徵後將失實誰司其柄而令人有遺憾也餘姚五
叅楊君自漳守來牧茲土恆情左遷率傳舍眎楊君瑩
精政理不少懈弛首徵文獻有慨於中乃廣蒐羣籍博
綜衆論暇則歷名山巨浸覽方勝而低回焉殘碑斷碣
悉括致之資考証亦既有年矣摺據最富楊君最精爰
取舊冊欵例銓次而臚列之脫者益謬者訂疑者剖刪
煩就簡各綴文詞而發明指要纏纏千餘言大都補偏
救敝之石畫體國經野之良規鑿鑿可行者第曰闕幽
顯析媿類備一方龜鑑已耶嗟嗟心獨苦矣楊君守忻
七年不調綠

上推立意篤封事畱中數推皆格爾然志事竣而牂荆僉
臬之

命下斯文之幸詎曰偶然設借寇非久其何能徵寵靈爲
郡乘光故知志之缺也若有待焉公之畱也若有意焉
要不可謂無作而合矣夫譚志者重武功重安陽繫惟
武功安陽重康崔兩公重之爾忻志無足重而得楊君
如椽筆竊謂當與武功安陽埒重矣余不敏睹茲盛美

大爲梓里慶輒不揣而叙之敢避續貂之誚至若崇新文廟嘉惠斯民實政昭彰後必有采而志之者茲不贅重輯忻州志序

周人龍

忻志之不輯者自明萬曆中葉迄於今已百二十餘年矣舊志共四帙板殘於明季兵火十存六七相連一二幅卽脫一幅莫可考証忻士大夫家亦無全本可稽二三耆宿皆物故無有能言其事者甚矣脩輯之難也

龍自

丁未六月奉

恩命守忻卽有志訪求遺逸簿書鹿鹿未遑蒞事今年夏

秋間始彙訂之核之太原舊志諮之合州紳士師儒

乃克從破散無緒中畧見眉目刪汰繁縟增補未備續所缺而訂所訛雖不敢自詡明贍然亦幾幾乎殫耳目之所及矣

聖朝文教誕敷百度咸飭

欽命大臣纂脩統志以各省志乘有闕無可彙核

特旨悉令編摩而我晉撫軍大中丞暨方伯廉察諸鉅公皆以鴻才碩彥畱心著述於察吏安民之暇延請名儒相與酌續通志以副

明詔甚鉅典也

龍

以菲材忝居州牧愧不能特出手眼以

爲志乘光以爲著作助然亦聞之夫子曰辭達而已矣

若一不達而文其辭以與誇多闕靡者比非所以信今而傳後也鈍拙之材竊志乎此至於史氏好奇之念僉壬阿好之私龍雖不文不敢出也惟公惟慎以襄厥成求其可告無罪者而已矣是爲序

忻州志序

謝庭琪

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又外史掌四方之志稽諸往籍斯典至鉅忻故漢陽曲地歷代沿革匪一迨雍正二年改直隸統兩邑屹然稱大州而州志則自有明萬歷中纂脩後迄今百數十年簡編殘缺莫可省覽更無復有續而輯之者以致文獻無徵典章不備惟前刺史躍

滄周公始經草訂成帙具見殫精第事未竟旋遷去猶然綿蕞耳余以謏薄於乾隆辛酉之春承乏是郡比值公務填委苦不暇給既頗極力掃除之而今春又因病瘁乞請解組竟未遑從事編摩每一念之輒覺負疚靡寧也潞郡司馬李公以長蘆名進士攝篆蒞茲下車之後扶善抑暴以鋤以噓嘉績頻仍人歌來暮迺復毅然以斯事爲任諮之紳士父老羣議僉同於是搜羅故實考証圖書公退餘閒濡染大筆取周公之舊牘校讎而增損之義例瞻核筆削謹嚴凡數閱月而一郡之書粲然矣夫世之號幹濟才者大率惟簿書期會之孜孜是

究耳疇克若公之以經術飭治俾百餘年廢墜之業一旦興舉乃爾則公之爲政務知遠者大者詎不於此窺見一斑耶且以余之當官鹿鹿凡兩年來所有志而未逮者茲幸於養痾之暇與觀厥成又獲挂名簡端其私衷之慰藉更當何如也

董貞女序

王璠

忻州貞女李暘之妻曰董氏旣爲暘也妻胡女以其尚未妻故女之也女已胡妻妻之以見終爲暘妻也女在抱其父國學生董某許字暘將屆婚而暘亡女自矢靡他以意白母其父走聞暘母王氏王氏悲喜諾蓋王氏年

二十已故其夫暘之父克顯撫孤暘一十三載所稱節婦也女旣入門拜夫於柩拜姑於堂晨夕執婦道鄉人士義之爭贈詩歌孝廉張子安世以事聞於四方之友太史王璠曰嗚呼貞女董氏之所爲可謂難矣風詩之咏婦事者最詳而節婦自共姜以外無聞說者謂其時婦女之節而在下者偶不工咏歌或不盡達於輶軒若是宜莫詳烈女傳乃劉向之書不過著有國家興亡法戒之大義至范史備采草野之閨秀而列於傳者僅十有七人此十七人者曹大姑傳其學蔡文姬傳其才其他傳賢傳孝而不必盡以節傳則信乎節之難也雖其

節或死或不死君子第論其事之難易而死生固非所
論昔程嬰公孫杵臼脫趙孤於晉宮公孫問曰立孤與
死孰難程曰立孤難死易自常情論之鮮不謂其違難
易之公乃公孫甘擇其易而以難遺程程亦慨然自任
其難而稍不以生愧於公孫厥後十五年匿山中險阻
備嘗而後得復趙氏於故終繼以死始信二公之言絕
不自欺以欺人也今董氏痛舅之亡傷姑之無子自入
寒帷代夫事其母謀立後以延李祀其事之大小誠不
可與程公孫較而其心之不自欺以盡於所難則一也
夫天下有不可不爲人不盡爲而已獨爲之則難有可

以不爲人盡不爲而已獨爲之則尤難以氏未結其禡
夫亡別賦于歸其事亦可無諂於世乃氏獨深惡於心
而有不能自己者假使氏處共姜以下諸人之地以生
以死必能不愧於諸人若諸人與氏易地而處正不知
能爲氏之所爲否故氏之所爲爲尤難且吾於氏更有
爲氏難者禮夫死稱未亡人其意蓋急急以待亡也今
氏之所待何如者或十數年或數十年以至百年身死
而節完其待固已久矣氏誠不自以爲難而吾能不爲
氏難乎雖然不難不節節不極難不傳氏勉哉

楊公褒言序

竇容邃

康熙庚辰大比先君子分校禮闈於晉得二人安邑謝君
奮曲沃褚君緒聚首京華時時爲予道九原楊君學行
不置予已心儀之越數載遨遊姑蘇武林間過淮上淮
上人嘖嘖稱盱眙令君仁惠愛民惜其弗遇於時而去
叩其姓氏則山右彭似楊君也予敬慕慨嘆徘徊久之
雖未究其學之所造然守正不阿而以清操見黜亦可
想見矣及予來牧忻郡核其遺踪芳蹟披覽制義諸什
始恍然於公之學問事業無一不原本聖經賢傳其所
以精研而實體諸躬者七十年如一日焉獨怪世之攻
舉子業者不憚盡心竭慮以爲揣摩剽竊仿倣以投時

好一旦登科第邀青紫遂拋擲夙笥如瓦礫然誠如子
輿氏所云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者良可慨也按公一
生心事得力在四書四書精蘊發揮爲文章讀其文如
遇其人又奚有於升沉顯晦之殊跡哉宜乎名公大人
交相推譽於歿世之後也嗣君華祝蒼萃成帙索予一
言以弁其首予忝蒞茲土愧無善政善教足以振厲人
心而扶植士類也爰表公之學行顛末以風之是爲序

引

南冠錄引

元好問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

卒官

按隴城於金章宗泰和三年癸亥任陵川令金主永濟大安二年卒

扶護還鄉里時

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彪喪殆盡問之先

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槩予以家牒具存碑

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

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居貞祐

金宣宗年號

丙子南渡

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牒乃於河南諸房得

之故宋以後事為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也益之兄

嘗命予脩千秋錄雖畧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尚多而未暇也歲甲午是歲正金亡羈管聊城益之兄邈在襄漢遂有

彼疆此界之限

按遺山集中有懷益之詩數首而無一言及歸

姪搏俘繫平陽

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

予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殆盡使一日顛仆於

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三公餘烈

賢雋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皂隸之室混

為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夫哀耶乃手寫千秋

錄一篇付文巖以備遺忘又自為講說之嗚呼前世功

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顏貌言語動作之

狀史家亦往往為記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質顏貌

言語之動作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襍

事附焉予自四歲讀書七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年矣

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餘年出死以為民自少

日有志於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

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為多而謗亦不少舉天

下四方知己之友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問業已

不為世所知又將不為吾子孫所知何負於天地鬼神

而至然耶故以行年雜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金

亮年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金哀宗吾家食先朝祿

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東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立之變歷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文

告城隍文

維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七月二十四日

特授山西直隸忻州知州紀錄九次竇容邃謹致告於

本州城隍之神曰惟神聰明正直鑒善察惡輔佑斯民無

俾艱虐茲當職蒞任之始伏見遷移北土者不絕於道

窮守故鄉者憂形於色詢其所自僉云旱魃爲災夏田

旣已歉薄秋禾尚爾穉弱倘再不收民食曷依此職所

爲拳拳不已於懷者也幸賴刻下甘霖普降四野均霑

榮茂者可望其結實穉弱者可望其滋長天時無愆人
 工宜力職當率田野父老盡心南畝以補救於萬一庶
 幾窮簷有資而遷徙返轡也惟乞明神鑒茲愚誠牘我
 措施俾所屬黎庶各安室家無流離饑饉之色有婦子
 團圞之樂釋憂解愠闔郡蒙庥在神固享蒸嘗於無既
 卽職亦得藉此以寡過矣若夫獄訟之未平教化之未
 施方正之未崇邪佞之未去一切利在當興害在當除
 所宜隨時斟酌因地制置者皆司牧之責也不敢諉諸
 明神以自寬卸嗚呼幽明懽一感感無二今甫視事聊
 自疏其所以伏惟鑒察謹告

牒城隍祈雨文

乾隆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牒二十三日大雨如注

山西忻州直隸州知州加二級紀錄九次竇容邃為祈
 禱雨澤事謹薰沐再拜敢昭告於

本州城隍之神曰職無狀不足以膺民社之任履事將近

二載毫無善端可對明神恐懼脩省莫知所措茲值農
 事方殷之際正當萬彙發榮之候奈雨暘愆期旱魃為
 虐夏禾漸就枯槁秋苗艱於播種農夫奔走以相告田
 畷佇足以興嗟職因不揣狂瞽冒瀆明聰冀鑒下吏之
 惘忱俯憫小民之無辜步禱者三日懇求者萬狀而神
 若不聽不聞焉職竊惑之夫朝廷命官授職司牧固

有專責然春祈秋報典禮亦非泛設况

聖天子重農貴粟爲民請命特舉常雩之禮親祀

圜邱以祈豐稔復命天下有司如期虔脩祀事用表敬恭

是神享 朝廷之明禋有加無已職奉 朝廷之恩綸

恪恭將事也乃者風伯迅掃而不止雨師漫洒以釀災

倘非神功之調劑烏致大有之頻登今再訂期與神相

約三日內甘霖立霈四野霑足職率闔屬官紳士庶虔

具牲醴樂舞笙歌以答寵貺三日不再改期五日五日

不再改期七日七日不再是終不再也職將斂跡退避

不敢復請於神矣

上帝雖甚仁愛而民隱不能以畢達則壅蔽之咎神仕之

矣下民卽或易虐而災祲非必以驟致則膜視之怨神

貽之矣設洞悉閭閻艱苦不以質諸明神望其拯救乃

有司自負其心自棄其守也於神何尤今有司旣以民

隱艱苦質諸明神而不憚其煩望其拯救而如有所失

而神終不我啟終不我牖焉非職之誠孚未至卽神之

應感無據以致幽明睽隔神人迥迥國將何賴民將安

依職雖至愚極陋固知明神之斷不出此也若以蚩蚩

之衆言乖行違不足以感召天和也則宜罪在有司若

以守土之官政靡刑濫不能消災弭難也則孽由吏作

非民有慝伏願明神鑒察夫致災之由譴罰重施於一
身更冀明神默宥夫蒸黎之苦波澤遍及於萬姓早降
靈雨無悞東作將見田禾榮茂倉箱盈止毋論職得仰
藉神庇以寡過卽神亦永享蒸嘗於無替矣爲此迫切
祈禱不勝惶悚待命之至須至牒者

頌

州守周侯德政頌

毋張軒訓導

約吾周侯有大造於忻土其大者若浚築城隍校閱箭手
增置敵臺條列守策補葺學舍教育人材皆鑿鑿可紀
至於平獄訟均賦役鋤強梗勵廉節布法嚴禁弭盜安
民靡不殫厥心力焉循良政績足以追配古人而又疑
過之軒職司文教竊幸遭逢謹贅卮言用答民望雖其
辭意淺陋不足表揚要之歌詠盛德皆出於里巷小民
之口正不必以宏深精妙爲得體也頌曰瞻茲忻土實
鄰邊疆伊昔驕虜大肆跳梁剽掠蹂踐惟民之殃天子

震悼俾選厥良爲州牧守以大其防肆命周公服此寵
章公時受命跼蹐彷徨首咨民隱正厥頽綱鋤強抑暴
凜若秋霜惠於小民愷悌慈祥剛柔仁義其施靡常百
廢具舉六事孔臧乃徵徒役治彼城隍高城葉葉深池
泱泱靡攀靡越如金如湯載增敵臺俯瞰女牆一人荷
戈萬夫莫當爰條守策綱舉目張動靜翕闡象厥陰陽
循而行之斯弱而強胸兵百萬於范有光虜用喙息民
用永康我民德公歌聲彌彰行來恩詔入贊巖廊功施
萬祀愛遺甘棠嗟予末學竊祿膠庠覩茲盛美敢後掄
揚式用作歌以詔四方是則是傲邦國其昌

誌銘

元遺山先生墓銘

元郝經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計至
經走常山三百里以馬舁歸墓藝文酌酒哭於畫像之
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於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
者有年義當叙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於李杜其
後纖靡淫艷怪誕癖澀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
至蘓黃振起衰踏益爲懷音復於李杜氏金源有國士
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訕笑大以
爲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

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出於正直配蘓黃氏
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沉鬱太初力出意外巧禱而不見
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燦發雜美金碧採
飾丹素竒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挾并
幽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出奇於長句雜言至
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
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
皆近古所未見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
匠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
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社詩學東坡詩雅錦

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瞠昧生
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
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絕其有功於世又大也每以著作
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及漢唐國亡史興已
所當爲而國史寶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於張
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武安樂藝所沮
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無聞乃爲中州
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
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辭不忘於是雜
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

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系出拓跋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春忠顯校尉隰州團練使大父滋善儒林郎銅山府君贈朝列太夫父格顯武將軍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隰城縣令騎都尉河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妣河南縣君張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叔父官於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六生十有四其叔父爲陟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倡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政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舉子也遂令肆業經傳貫串百家

平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召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穎間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按其什人嚼其句洋溢於里巷吟諷於道塗巍然坡谷復出也初筮除鎮平令再轉內鄉遂丁艱憂終喪正大中辟中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撫甚有威惠詔爲尚書都省掾居無何除左司都事再轉爲中順大夫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上騎都尉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金紫魚袋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

辛春秋六十八某年月日塋於秀容之先塋前配同郡
張氏戶部尚書林卿之女再配臨清毛氏推貸司提舉
飛卿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拊奉直大夫汝州知州兼管
諸軍輿魯勸農事次曰振仕至太原路叅佐次曰搃尚
書都省監印女五人長曰真適進士東勝程思溫次嚴
女冠詔爲宮教號浯溪真隱次順早卒次適成和郎大
都惠民司提點太原翟國才次適建德路織染局大使
定襄霍維祖銘曰士子賈技爭綴緝僥倖寸祿奔走急
以爲詩文作無益糞壤擲棄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
振筆便入蘓黃室開闢文源剪荆棘大聲復元金玉擊
爛熳長醉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妬護前喘肝臆
羣犬𩚑𩚑共讒嫉塵埃野馬爲鬼域遺山巖巖倚天壁
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高寒拓跋國
馬歸塋反元宅有書有卷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
呼先生不可得

楊維嶽曰按碑載先生父格隴城令又云叔父陵川
令先生集有望陵川詩自註云此縣先隴城府君舊
治則叔父卽格也格以先生爲嗣蓋令陵川時尚未
子之耳三女順集中有示女玼詩云珠圍翠繞三花
樹李白桃紅一稔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

夫人當作玆爲是四女名柔

戶部侍郎姜公墓銘

明李時勉 祭酒

公諱濤字伯源姓姜氏太原之忻州人曾祖原祖彥黼父唐卿皆不仕公性敏慧自幼輒知以讀書爲事今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副憲山西時行部至忻遴民俊補郡弟子員公在選中年纔十四就學爲文日益有進永樂甲午領鄉薦明年會試禮部不第卒業太學己亥授同知嘉興府事嘉興政繁賦重公至佐政有餘力民亦樂之未幾以舊官代還改河間府宣德壬子河間府以事罷去民數千謁闕舉公爲郡守朝廷素聞公賢卽日命

知河間府事癸丑以外艱去位民老幼復謁闕懇乞畱公上方慎澤守令詔可之奪其情起復正統初元京尹缺廷臣交薦拜順天府尹戊午頒給誥命授通議大夫祖彥黼父唐卿皆贈官如制祖妣陳氏劉氏妣王氏皆贈淑人癸丑進階正議大夫勳資治尹甲子陞戶部左侍郎乙丑奉命督江淮漕運京畿內外倉儲是歲夏得疾還京沒於長安第四月二十三日也上聞而悼之遣官致祭廷臣自公鄉下咸往弔哭公生於洪武壬申享年五十有四配劉氏封淑人子男三長實次寧次定女四俱出室王臣宋禮劉逢吉楊寧其婿也實將奉喪歸

葬以禮部侍郎侯公所述行實來謁予爲其墓碑文予嘗聞公自嘉興代還時奉命督工口外有舊按察官在役中恐懼前却若無所容蓋嘗與公有宿憾者公召謂曰汝勿怪弟往趨汝事愈厚遇之河間民少恆產多以無採爲生武臣豪右侵奪坡池民不得其利公令曰凡池湖魚葦任民採取占據者執以來由是貧民得遂其生有王同知者以徇私與公不協及公赴召令吏守其家不得出入讒毀百端未幾王死妻子坐事械至京師當遞還送至皆惶懼賄吏毋令公知之吏不敢隱白公公卽召入歎延累日資遣之其子謝曰公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京師祀事牲醴諸費皆出於民吏因緣爲奸民被其毒公上請出天財庫錢以供其費凡三知貢舉一處以公請託不行沒之日家無餘錢幾不能具棺歛嗚呼此可以觀其爲人矣予故書之碑使不知公者於此考焉

太史松若楊公墓誌銘

孫嘉淦

太史楊公諱克茂字松若又字樸菴系出關西夫子居忻之永豐里累世耕讀傳家至太公諱宏儒篤學力行教子姪有程式故楊氏多材實由太公之啟迪云太公登康熙甲子賢書後秉鐸沃邑及公而光大其門洵爲克

振家聲者矣然予嘗悲公之有志而未逮也公自弱冠遊膠庠試輒冠軍其聲名久爲吾鄉望至康熙癸巳以璧經魁鄉薦而予時亦附驥尾自是親其道範第見詩書之氣溢於背面殆令人可近而不可狎焉旣而予捷南宮公未第因渴想乎公者逾年及乙未公中式第七名進士選庶常一時羣相謂曰忻郡自遺山而後鮮列詞林者惟公獨破天荒殆與元公後先輝映矣而公獨不以失悲不以得喜予請謁焉語及天文地理禮樂軍刑無不洞徹源流所著尙書解性理編集歷朝詩賦評雖未及行世而一時藝苑諸公莫不傾心嘆服至所著

詩文詞賦亦幾積案盈箱焉要非公之所重也嘗得公二十餘韻有曰性命無所得詩章詎擅場所差在源頭岐路終亡羊又曰剝復惟一念敬誠卽梯航陰陽有變遷摠不失吾常是真有以得濂洛之心源闡關閩之精旨公之所以爲志與公之所以爲學概可知矣孰意德邵而壽不永乙未冬丁郝太孺人艱哀毀骨立致嘔疾至戊戌服闋授編脩遂脩文地下予聞訃而悲蓋深痛公之齋志以歿未及展其經猷以黼黻盛世豈天心真忌才哉何奪之速耶雖然顏子早夭而德輝所垂千古爲昭則謂公至今存可也生爲完人沒後流芳又何得

以數之脩短爲公不幸哉公以乙未殿試臚唱二甲
賜進士出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戊戌考授編脩終於康熙五十七年
戊戌距生於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得年三十七歲配張
孺人子三朝陽岐陽鳴陽以雍正二年甲辰葬於州治
二十五里之金橋崗予謹爲之誌而系之銘銘曰天眷
有德胡亦不佑爾名旣成宜永爾壽爾名旣成爾德不
朽不啻爾壽

揭

請謚揭

張凝和

揭爲恭逢易名盛典敬述先臣節行以備採訪彙題用彰
孤臣隱德事原任太中大夫光祿寺卿先祖泮以萬曆
丙戌進士授知三原縣事初蒞任值歲祲關中人相食
設法救荒煮粥飼貧計兩年賑過饑民四十五萬三百
六十三名用過粟米一千七百六十五石九斗設處過
銀一千四百一兩餘當時上臺嘉之有曰賑濟貧民而
不搜括富室高出諸郡邑上至其嘉惠學校繩抑豪強
剔蠹節費原人悅服至今頌說不衰辛卯入銓曹考功

凡入覲諸外吏餽遺槩爲謝絕銓政大舉壬辰調文選
本年五月中養在籍六年餘忽奉欽依調南京用乙巳
起南京戶部再轉南銓稽勲郎辛亥吏部疏奏將起尚
寶司少卿其畧云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謂其事親
孝則忠可移於君也郎中張泮原以循良之吏擢居藻
鏡之司清致澄澄履三銓才盈一載孝思懇懇愛一日
不易三公爰自壬辰逮於乙巳計其終養奚啻十年昔
苦無因之調今非破格之陞等語奉旨報可先臣具疏
乞休因規切時政有曰揆席巽匱沈鯉呂坤等人望攸
歸擯棄在野仁賢之空虛極矣章奏一切畱中議論紛
囂不定廉恥喪寵賂鬪政事之頽隳極矣考選久候不
下諫垣六署多空持斧一方者缺年餘而不補法紀之
陵替極矣太倉若洗財賦之詘乏極矣夷虜跳梁疆場
之蹂躪極矣邊餉逋欠大半三軍枵腹荷戈邊事之弊
壞極矣摧稅不罷十室九室閭閻之窮困極矣物怪人
妖初見於齊魯繼見於秦晉豫楚之間天心之譴告極
矣蝗蝻飛食於東齊瘟疫流行於西土生靈之傷殘極
矣草寇竊發揭竿斬木之徒聞風而起民心之思亂極
矣一時利病指陳甚悉當事者屢起竟不出丙辰陸通
政司叅議奉差冊封上饒順昌兩藩至日冊封畢卽以

次日就道本藩以儀帛餽於途三至三却一介不取戊
午陞太僕寺少卿督理西路馬政凡解馬到寺親爲驗
視卽令解戶自行丈量寺役不得需索一時人心翕然
稱便至舉薦守令有以謝儀至者悉屏絕之曰吾舉賢
爲國豈樹私恩乎昔叔向之不見祁奚古人稱之諸公
何以謝爲徃至罔鄉者卽立躋開府先臣捐介自守不
與當路通一語是以三推開府皆以守正失之而先臣
恬退自如也時公論嘖嘖遂轉光祿寺卿值神宗顯皇
帝孝端顯皇后光宗真皇帝升遐共億浩繁復遇哲皇
帝冠婚大典錢糧告匱應用不支先臣日夕拮据事事
皆親爲稽核本寺厨役計三千餘人有月支米一石者
有月支米五斗者先臣悉裁其半以佐國費計每月可
得節省米九百餘石本寺與尚膳監爲表裏凡諸食費
動稱日用冒破不貲先臣一一清查屢疏奏核內監不
得行奸顯皇帝顯皇后祖孝載靖皇太后啟攢尚膳監
票傳沿途站道竝搬運黃噐五萬件計用麻繩二萬六
百餘條該本寺給價銀七百餘兩至日先臣蒙欽遣送
塋朝夕哭臨畢旣親驗膳品細核其數因得繩行冒破
之弊具疏彈之上嘉其績禮成賜銀三十兩綵段一表
裏光祿寺歲進白米五萬二千餘石收放俱少卿寺丞

主之糧解窩戶交馬爲奸上白米以共大內之用者皆與中白無異偶當少卿寺丞缺先臣親出收之遂得插和之弊疏正其罪辛酉以遷葬給假疏三上得俞旨家居十餘年一刺不入公門屬纊時檢橐中止有餘金十兩殯葬不能具囑諸子曰文臣三品者例有發葬吾受國重恩未有寸功爾曹不得陳請以重吾罪吾每讀今世墓誌銘作者皆言過其實吾恥爲之不願爾曹此舉也但題某官某人之墓足矣蓋棺十餘年和等無力赴闕陳請是以祭葬贈廕之典例所應有者竟不得邀榮於身後想白臺當亦聞而憐之也今恭逢易名盛典

公論俟誰當路非子孫所得陳祈然先臣節行和等不敢飾亦不敢掩也謹具實狀次以備採訪伏祈廣諮博詢照例題請使後之興者知砥名礪節之臣雖子孫凌夷亦獲表見於當世不至終湮沒而不稱也其於維風化俗未必無小補云謹揭

